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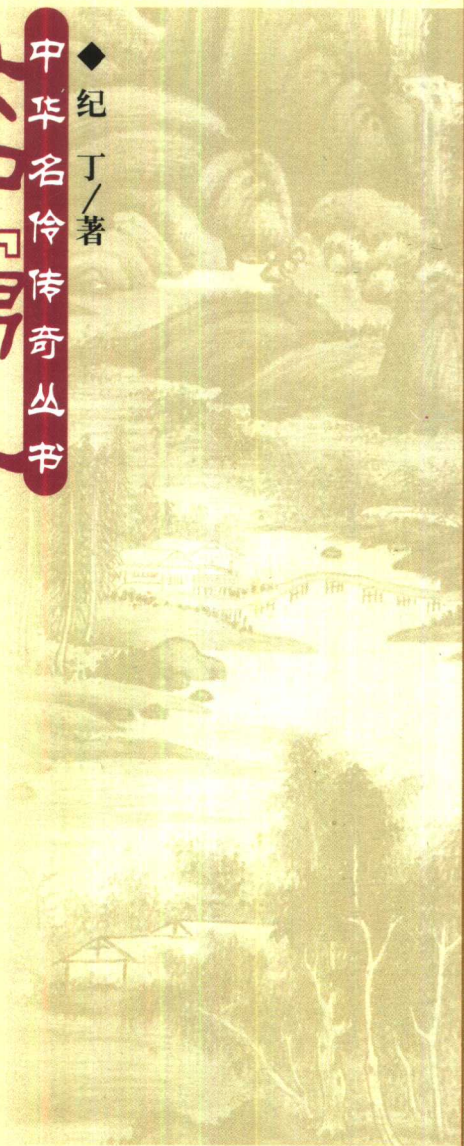
◆ 纪 丁 / 著

中华名伶传奇丛书
女中男儿

丁果仙

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

女中「男儿」

中华名伶传奇丛书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丁果仙

纪 丁 / 著

穷其一生，

终不知亲生父母是何人；

误饮药酒，

昏迷中遭恶人强暴

而失清白女儿身；

月圆中秋，

被省主席阎锡山迎入府内；

遇知音；

演技超群艺上层楼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中“男儿”丁果仙/纪丁著. - 北京: 人民音乐出版社, 2002. 10

(中华名伶传奇丛书)

ISBN 7-103-02604-1

I. 女… II. 纪… III. 丁果仙-传记 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7471 号

责任编辑: 张 辉

责任校对: 颜小平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: 100036)

Http://www.people-music.com

E-mail: copyright@rymusic.com.cn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诗 32 开 2 插页 6.75 印张
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40 册 定价: 9.9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
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68278400

历史矣，故事矣；历史亦故事，故事亦历史。天地舞台，舞台天地；台下尝世间酸甜苦辣，台上演人生悲欢离合。叙述“舞台人生”的辉煌，映射“人生舞台”的沧桑……



作者简介

纪丁(笔名)原名李继定，1950年农历12月7日生于山西沁水县。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、中国艺术研究院，长期从事文艺创作与研究，各类作品及论文逾百万字。

主要作品有：《山西戏曲概览》(文艺理论)；《情冤上海杨月楼》、《女中“男儿”丁果仙》(传记文学)；《刘胡兰》、《六月雪》(电影)；《皇榜案》、《南北江山》、《丁果仙》、《甲申红颜》、《土炕上的女人》、《凄美的山情》(戏剧)等。

1953年毛泽东主席▶
亲切接见丁果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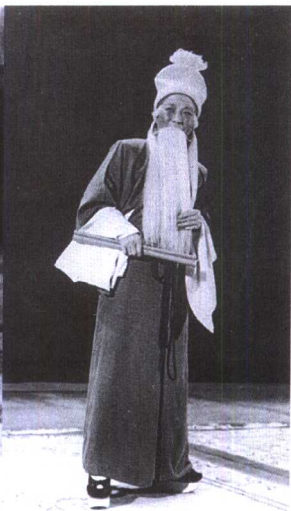


丁果仙与京剧艺术▶
大师梅兰芳合影





▲ 丁果仙与国画大师齐白石合影



▲ 《日月图》饰白茂林



▲ 晋剧舞台“三姐妹”：丁果仙、牛桂英、郭凤英

目 录

一、生身父母是何人	(1)
二、开化寺的卖唱生涯	(6)
三、秀女愿扮须眉男	(20)
四、艺名“果子红”的由来	(29)
五、泪洒晋阳 偶逢知己	(34)
六、“三点芦花”的伤痕	(47)
七、知 音	(63)
八、师当作为父敬	(77)
九、走出晋中的山西梆子	(88)
十、与马、谭相逢在北平	(124)
十一、铁蹄下的苦痛灵魂	(136)
十二、共产党是看重艺人的	(146)
十三、毛泽东的真切夸赞	(162)
十四、走上银幕	(170)
十五、该为后人多想些了	(177)
十六、凄风苦雨的岁月	(184)
十七、雪飘暗夜静无声	(198)
十八、别了，这个世界	(205)
尾声 犹有花枝俏	(209)

一、生身父母是何人

终生骨肉分离，乃是人生之最大的不幸。丁果仙在世的时候，一直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但最后却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丁果仙的祖籍是河北省束鹿县。可生于何乡、何村、何人之家，在世之时她却无从打听清楚，其生身之事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后人永远也解不开的谜。她四岁那年，束鹿县一带闹了大水灾，父亲病亡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四乡乞讨。在那天灾人祸的年月，为了一条生路，母亲不得不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一户有钱的人家。

四岁孩子的记忆虽然是极有限的，但落入脑海中的印迹却是难以忘怀的。就是在几十年之后，丁果仙仍能记忆起母亲含痛忍辱地跪倒在丁凤章的面前，苦苦哀求的话语：“丁爷，你老人家开开恩，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吧……”

丁凤章是束鹿县丁家庄人，但他长期在山西太原经商，家里的土地都出租给别人耕种，这次从太原归乡是来收租要债的。

当丁果仙的母亲把三个小生命推倒在丁凤章的面前时，孩子们的小脸儿上堆满了惊惶不安的神色。而有钱人胆大气粗，轻意不会对人产生什么怜悯与同情。丁凤章面对跪倒在地母子四人，慢腾腾地戴上老花眼镜，像在市场上挑选小猫、小狗一样，用手端起一张张泪眼汪汪的小脸儿，仔细地瞧着、思量着，嘴里还不住地唠叨着：“一个个都像病秧子，能不能养得活……”

母亲急忙叩头哀求道：“丁爷，你老就念及我们寡母孤儿，行行好吧。”

丁凤章再次把三个孩子认真端详了一遍，显然已经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“那就让这个大女儿跟我走吧。”

母亲又是急忙叩头哀告，说道：“不！不！丁爷，你带走二妞吧。大妞已经懂些事体了，日后会怨恨我这当娘的一辈子。”

丁凤章听了此话倒也认真地思量了片刻，又低头看了看二妞，说道：“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我看在咱们乡党的份儿上，也就只好把这个小病秧子收留下来了。这是三十吊钱，你收着，让二妞过来跟着我走吧。”

丁凤章将三十吊铜钱扔给二妞的母亲，返身喊叫着他的车夫：“小福子，领人。”

车夫忙跑过来拉二妞。四岁的二妞哭喊着，两手紧抱住母亲的双腿，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娘啊！我不去！饿死我也要与娘在一块儿……”

母亲泪眼汪汪，泣不成声地说道：“孩儿啊，不是娘心狠呀，娘这是万般无奈的！去吧，去拣条活命吧！”

车夫用力从母亲怀中拉过二妞，塞进马车轿里。

母亲痛哭着、嚎啕着：“妞呀！我的二妞！娘也舍不得让你跟人走啊……”

大姐和两岁的小弟弟也将马车轮子拉住，一个个哭成了泪人似的。

丁凤章用手杖把两个哭喊中的孩子从车轮上推开，一头钻进了轿车里。车夫挥手扬鞭，马车飞奔而去。扬起的一溜尘烟，飘落在母亲、姐姐和弟弟的身上、脸上。这辆马车带走了女儿的人，也撕碎了母亲的心。

轿车的窗口上露出了二妞的两只小手，那小手在拼命地挥动着……

经过几天风尘仆仆的旅途劳顿，丁凤章乘坐的马拉轿车终于回到了太原城。傍晚时分，轿车停在了城东角的小五台街的一个四合院外。

丁家太太一听见车轮声与马蹄声，急急从宅院奔

了出来，两只肉泡眼连成了一条缝，故作娇态地说道：“哎哟，我就算计老头子今天要回来。你瞧，我这眼皮子从早晨一直跳到现在。怎么，一路累得够受了吧？快到屋里饱饱地过上一顿烟瘾，消消困乏。”

丁太太搀扶着丁凤章进了大院走到上房，又麻利地为丈夫备好大烟递了过去，顺势依偎在丈夫的身旁撒起娇来。

丁凤章有些不耐烦，只顾深深地吸了一口大烟，说道：“说点正经事体吧。我这次回乡，又给你买了个丫头。”

丁凤章一边吸烟，一边扬起嗓子朝外边喊叫起来：“小福子，把小家伙领进来，让太太瞧一瞧。”

小福子拉牵着二妞的手走进上房。只是小姑娘怯兮兮的脸上挂满了泪花，但又不敢哭出声来。

丁太太从床上坐起来打量着二妞，撇着两片厚嘴唇，拉下脸儿对丁凤章嚷道：“你这是给我买了个活人，还是个死人？瘦的皮包骨头，还丑模怪样的！哼！”

丁凤章把手中的烟扔到桌上，也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不以为然地应道：“你真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咱先养养看吗。喂上个三年两载的，到了七八岁时给她请个教戏的师傅，能学出样儿来，就送她入戏班子。如果不是唱戏的料，就把她卖到窑子里去。再说，我花出去的这三十吊钱，在市上只能买到一

只羊呢。”

丁太太思谋了一阵儿，挤眉弄眼地说着骚情话儿：“就是你这老东西会算计，鸡屁眼儿里都能掏出金元宝来。哈……”

丁凤章也咧起了大嘴哈哈笑着，说道：“咱丁家既然已经把这小姐买回来了，太太就得给她取个名姓，总不能唤她小猫小狗吧。俗话常说名正才能言顺，你给思谋个好听的名姓，让她从此就是咱丁家的人了。”

丁太太把两只肉泡眼转动了一阵子，突然叫道：“我看就叫她果仙吧！或许这妞儿长大之后能变成一个又大又鲜的果子，供咱老两口享用呢。”

丁凤章听了太太的话更是眉开眼笑，连声称道：“好，好，好名子。”

丁凤章两口子说着便狂浪地放声大笑起来，而四岁的二妞站在一旁更加地惊恐，禁不住呜咽起来。

就这样，二妞有了丁果仙这个名姓，却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与骨肉姐弟，在丁凤章家开始了血与泪的生活。

二、开化寺的卖唱生涯

转眼之间严冬腊月又到了。北方的冬天是极冷的，何况这日正是大雪飞飘，北风狂吹，满天满地都被冰雪覆盖着。丁凤章与太太躲在西厢房中围炉取暖，饮酒逍遥，留声机里正放着山西梆子名角“盖天红”的《芦花》。而幼童丁果仙此时正在风雪之中抱着比自己个头还要高的扫帚，在丁家大院清扫着积雪，小脸儿冻得通红通红。到了夜里，丁太太躲在炕头抽大烟，还要让忙活了一天的小果仙站在一旁为她捶背。小果仙两手捶乏了，眼皮子禁不住打起架来。丁太太顺手把点烟的灯火端起往小果仙的手上烧去，小果仙虽疼痛难忍，却不敢哭出声来。

丁家主人同桌大吃大喝时，小果仙却躲在柴房里，手中捧着一块冷窝窝头啃着，只有那只小花猫蹲在她的身边，温柔地望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。

夜深之时，小果仙像一只羔羊，蜷缩在丁宅的柴房里，身上只盖着一条破麻袋片儿。即使是在睡梦之

中，她的脸上也总是挂满了泪水，小嘴里不断地呻吟：“娘！我冷……”

就在这难熬难耐的岁月里，丁果仙长到了八岁。这一天，丁凤章正美滋滋地数点着一堆银元，丁太太扭动着肥胖的身子走进屋里，说：“老爷子，有人来见。”

丁凤章急忙把银钱收起，抬头看去，来人是乞丐艺人刘喜则。这刘喜则身材矮瘦，衣衫破烂，脸色黑青，两眼昏暗，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向丁凤章拱手作揖，说道：“丁爷，听说您老捎口信叫我来一趟。”

丁凤章两眼半睁半闭，不屑地瞅了来人一眼，有一声无一声地问道：“喜则，最近又在什么红班子里唱戏？”

刘喜则满脸的不自然，但仍堆着笑应答道：“丁爷，您老人家是在专拣好听的事说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像我刘喜则这等‘台下红’的角儿，人家正经班子里谁肯要我去唱。咱还不是闹闹票儿，或者到开化寺卖卖嗓子，讨口饭吃。”

丁凤章此时才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招呼刘喜则说：“来，坐下说。我倒是想请你入个班子挣碗稳饭吃。”

刘喜则听了丁凤章的话，一时不自在起来，试探着问道：“丁爷，您老不是在取笑喜则吧？”

丁凤章有些半怒半恼地说道：“我这把年岁的人了，还能信口开河。我的孙女丁果仙今年八岁了，我

想让她下海学艺，拜在你的门下，你每天来我这儿教她练几个时辰，我丁某亏待不了你。”

刘喜则听了丁凤章的这几句话真是大喜过望，竟学着戏台上的腔调应答道：“多蒙丁爷器重，喜则当效犬马之力。但不知何日开始教习？”

丁凤章思索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明日清晨就开始。”

刘喜则连声允答道：“喜则我照准不误，照准不误。丁爷如再没别的吩咐了，喜则就不敢打搅了，我这里告辞。”

刘喜则说完，便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。

丁太太轻蔑地望着刘喜则走出了上房，满脸的不高兴，说道：“咱要请就请个像样儿的角儿来教，你怎么偏偏请来个叫花子。人常说，龙教龙，凤教凤，老鼠教出来会打洞。你是不是也想让果仙将来像刘喜则一样为你沿街卖唱挣钱？”

丁凤章听后，没有好气地回应道：“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？！刘喜则这小子不过是时运不佳，又染上了大烟瘾，失了做人的骨气，正经班子不肯要他。其实，若论玩意儿，他还是有路数的。再说，他原本是大家子弟，少时也读过书。如今，咱让他先给果仙打打底功，教教唱腔，给他碗饭吃也就是了。如果真要是请来个正儿八经的教戏师傅，每月至少也得给人家几块现大洋。再说，果仙这个丫头是不是块唱戏的材

料，还难料定。”

第二天的一大早刘喜则就赶到了丁宅。丁凤章坐在一张太师椅上，用手理着他的仁丹胡子，不紧不慢地说着话儿：“果仙，从今天起你就要拜在刘喜则刘师傅的跟前学戏。咱瘦牛不瘦角，规矩得有着，过来，给你师傅磕头。”

八岁的丁果仙呆呆地走了过来，跪倒在刘喜则的面前，认认真真地磕过了头。刘喜则今日也特地把自己从上到下收拾了一番，被鸦片烟毁损了的身子骨看起来也精神了许多，紫红色的脸上流露着笑意。

丁凤章不住地向刘喜则作着交待：“喜则，我把果仙就交给你了，该打该罚都由你来处治。让她先扎三个月的功，半年头上学戏，八个月以后就到开化寺打摊卖唱。”

刘喜则连连点头称是：“丁爷您老就只管放心好了。八个月头上果仙如上不了开化寺，您老尽管拿我问罪。”

从这天起，每当鸡叫头遍，星月尚未隐退，躲在被窝里的丁凤章便扬脖高叫起来：“果仙，还不快快练功去！”

睡在柴房里的丁果仙，听见丁老头的吼叫声，强睁开疲倦的双眼，掀起盖在身上的破麻袋片，急步走到院子里，开始练功。

刘喜则俨然一副教师模样儿，蹲在地上把一个高木跷捆扎在小果仙的脚上，再把两个尖利的竹签子拴在小果仙的小腿弯处，然后厉声吼道：“开始！连续给我跑一百个圆场。”

飞雪满天，冰冻大地，寒风凛冽，刘喜则仍命丁果仙踩跷在雪地里跑圆场。女孩子那瘦弱单薄的身体，如同飘在风雨中的一只乳燕在奋力挣扎。跑着跑着，丁果仙只觉一阵头晕，摔倒了，竹签子扎在她的大腿处。顿时，洁白的雪地上被一片鲜血染得通红。

刘喜则没有同情，只有恼怒。他凶狠狠地跑过来，只一股劲地大吼大叫：“还不快快给我起来继续跑！跑！今天要再多罚一百个。什么叫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这就是。要想吃唱戏的这碗饭，就得这样练。起来，跑……”

刘喜则一边喝斥，一边将倒在雪地里的丁果仙揪起来。

到了夜里，困累了一天的丁果仙躺倒在柴房中便沉睡过去。但丁凤章推开柴房门进来，抬脚向睡梦中的丁果仙狠狠踢去：“小贱货！你倒睡得坦然。老子是怎样告诉你的？为什么晚上睡觉不练功？”

被踢醒了的丁果仙吃惊地望着她的“养祖父”，即刻明白了这夜半三更遭来打骂的原因。她